

垄上诗评

在文字中追寻生活的诗意

——读邹林诗集《红与蓝》

□ 吴荣强



邹林的诗,我在朋友圈零零散散读过一些,集中、密集地阅读这是第一次,也是第一次感受到其诗歌的场域,非常自由、宽广、豁达。他的诗歌是关于天地、人生、逆旅、世相、心曲的故事,既细心地弹给那些路人听,又安静地在为自己演奏。

深处所特有的一种患得患失的惘然意识。他的诗并非有意说教或试图感化,而是来自于他清醒地对现实的反观,每一首诗里都可能暗含着一杆坚硬的矛,直指现实。

作为一个优秀的诗人,邹林的敏锐性,对黑暗的认知,对痛苦的觉察,对光明的咏叹,使他的诗歌拥有了一种内在、安抚的力量,常常让人在回望过去中冷静思考,在现实生活中难离纠结与疼痛。如《铁轨》一诗,“铁轨一直渐愧,但不痛苦/痛苦的是围观者,他们经常想那件事/一想就难过,就喊那个叫海子的人”。

《铁轨》具有很强的经验性和直接性,它们是口语化的,非常直白。没有额外的哲理,没有意象的渲染,而是真诚、专注地描写个人状态和体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首诗流露出诗人对生活的自信,对信念的从容。原本平朴的一切也因此熠熠生辉,闪闪发光。在这中间,安顿着作者与读者的心情,进入一种天地人生的和谐。

《红与蓝》的每一首诗,都关乎诗人的心灵,关乎人的精神,有着对自然、社会和自我最为冷静的审视和反思。邹林的诗常常在形而下的描述中渗透出形而上的气质。如《仙岛湖写意》,“含黛之美与张杨之意,仙岛湖的与众不同/在山河的举荐下,进入水系之清/浓度,水容积,环境。还有一再被点的/脸庞,在阳光照耀下的美艳”。

《仙岛湖写意》一诗以个体的经验、情绪、意识为交织物,传递出生命本真的意义。让读者穿过语言的神秘之境,进入完全陌生之境,并领略到精神的律动、意气的飞扬。与此同时,透过字里行间,我们读到了其中蕴涵的风骨以及散溢出来的丰雅。从这首诗,我们完全

可以透视到诗人的精神世界。他是一个为内心的理想而写作的诗人。

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诗人,邹林在不断地成长中发现过去没有发现的诗意,并找到表现这种诗意的形式。自此,一个个跌宕起伏、令人怦然心动的瞬间,就像早春的河水一样,从远方奔涌而来。我们不妨读读他的《龙腾》,“哭和笑都在一页纸上/历史画满线条/一根根牵动。翻阅故事/震撼人心。苏醒的人/双手握紧剑锋/坚硬碰撞,火光四射/那个捉立者,有龙的气魄”。

他的《祖国》亦是如此,“在你的土屋学步,在你的地上打滚/在你的村庄筑巢,成家,然后离开/去你的小县城定居。在你的街上奔跑/在你的县天烤汗,秋天偷闲冬天烤火”。邹林的诗视角独特,意象奇诡多姿,时常散发着出人意料的神采和迷人气息。可以肯定,这一首首瑰丽的诗篇,是诗人的内心世界,在纸上静静地铺开,在月光下无声地涌动。

读邹林的诗,很容易被他的营造的语言的气氛所吸引。他的语言率真,平静,中性。不矫揉造作,没有故作高深,不掺杂过多主观情绪,而是平实客观,有如闲话家常,不疾不徐,缓缓道来。“一堆黄土有温暖/一躯骷髅有母爱/喊不应你,就托摸石碑上的名字/岁月像把刷子/剩下的人一个个抱紧日月/抱紧芳香,抱紧亲人/我只能抱紧自己”。(《母亲生日祭》)

邹林还善于将繁杂的记忆,转化为文字,为读者提供了很好的贴近这方天地的触觉与通感路径,也构筑了独属于自身的文字世界。《父亲》一诗虽不直言孝,但也是围绕父亲而展开的叙述和想象。诗人对“父亲”这一角色的理解与认知是极为到位的,诗中如此述曰:“与泥土为伴,与庄稼为伍/与一条

河诉说内心的孤独。与一朵云谈论自身的轻/站在村头望亲人”。

作家李震说过,写作的真正难度,在于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写出意味来,写出人类带有普遍性的生存哲学来。在《红与蓝》一书中,我们惊喜地发现,邹林在诗歌中重生,在诗歌中一次又一次重塑自己的精神与品格,并致力于从现实生活的忧伤和酸楚中提取生活的真实,开凿一条生命的通道,从而使诗歌更加精致,更加灵动。

在这些诗中,一些关于爱情的精彩诗行,朴拙而率真,炙热而动人。他的深情,于《致爱人》一诗,便可见一斑,“你带来一袋盐,我几十年的/汤水,不再寡淡/一盘咽不下的冷菜,重新回炉/加入油盐糖醋酱”。这首诗几乎是人对自己人生伴侣选择的一个爱情的宣言。只有读过这首诗,你才可以触摸到作为诗人的邹林一以贯之的精神脉络。

邹林的语言很有特点,简短、准确、概括力强,比较生活化,甚至在他的行文里,还能读到许多新生而有趣的网络语言。如《爱情爱情》(私人订制)等。可以肯定,在充满可能性的现实中,诗人执着地寻找着诗意的人生与梦想的

天空。而他的创造性思维则因他突破自身局限,打开富有感染力的内在诗意空间创造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正如评论家杨天松所说的,对于真正的写作者,写作就是反抗平庸的现实,在文字中追寻生活的诗意,在文字中进行灵魂的探索。对于诗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在诸种文学样式中,诗乃是最为纯粹的文学艺术。

(吴荣强,广东湛江人,写诗数年,目前主攻诗歌评论。作品见于《诗潮》《珠海特区报》等。)

诗人读诗

「时间」的根性

——读章治萍散文诗组章《乌鸦与海》

□ 申文军

最初读《乌鸦与海》(组章)之后的感觉,是这首诗里不遗余力地对人的本真性的精神磨砺的象征性的绚烂,以及诸多抽象性的深沉的书写,令人读之激昂而反噬,昂之顿悟而沉痛,悟之觉醒而顿悟。

《乌鸦与海》(组章)是采用了象征手法的一首作品,这令人首先想到高尔基的名篇《海燕》。笔者要着重尝试解读一下。这组散文诗语言瑰丽而奇幻,思想玄远而高妙,意境深邃而激奋,充满着一种矛盾性的张力,颇有鲁迅《野草》的某种余韵。在这个独特的文本中,乌鸦是自由心性和独立人格及其命运的象征,海则象征着一种整体性的“生态”的存在,由此,揭示出在自然生态出现危机的基础上的社会生态和人的精神生态的某种悲剧性的危机。这是一种深刻的悲剧意识,且是一种富有生态意识的精神悲剧。这种生态悲剧意识是一种对历史、自然、精神、社会相互塑造的生态间性的一种观照,以之呈现自由心性、卓特思想、独立人格与社会规范和公共性之间的一种基本的生态性矛盾,并展现出一种深刻的宿命感。

第一章中,从“沉静”起笔,“行走在自然与非自然相互吞食相互塑造的家园,透过牵挂生死死死的烛泪”,这些意象都寄寓着一种整体性的生态间性的观照。

第二章中,“多年的目的沐浴在一代代思想的教导下,主旨暴露在一年的日历上”“乌鸦的飞翔被我敬慕与崇敬,更新名目,便会看到灿烂的景象”,这两组意象群落,表现的是社会形塑与人的自由个性的某种矛盾性。

第三章中,“海,听命于死的汹涌、生的沉寂”,这句书写,揭示了一种整体性危机的存在。“我才知道自己不是不能买卖的,就是那丑陋的乌鸦也不能随意捕杀或者驱逐”,则是一种对独立人格、自由心性的生态价值的醒悟。“我的吉兆就在这里”,显然,希望就在精神生态健康的恢复上。

总而言之,接下来的第四章到第八章,分别表现了生态精神健康危机后也总存在着难以排解的疑虑、追求精神生态健康的艰难性以及无畏艰难而执着地追求、寻求社会上的同道者的企盼,从而最终回归第一章的“沉静”,而这里的“沉静”,是一种已经实现个性自由和精神生态健康性的“沉静”,是一种实现了自我救赎的“沉静”。这种由“沉静”到新的“沉静”的螺旋式的上升,是一种深刻的精神上的辩证时间观的体现,而叙述者的语言风格也总呈现一种正反面相成式的无所顾忌的巴赫金所言的“狂欢性”。

笔者认为,这首风格独特、辨识度很高的散文诗,是一首难得的生态间性的视角书写,是一首具有开拓意义的生态散文诗,应是生态文学领域中的一个独特存在和收获。显然,这个文本中体现的自由心性和独立人格的追求,体现的是“生态人”在自然生态回归、与自然生态交融基础上、前提下的生态自由、生态独立人格的美的梦想。我们相信,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步伐的推进,个体生态自由、生态人格与社会公共性和谐的一面会不断增强,从而克服各生态系统之间的不友好关系,实现积极自由意义上的个体的生态自由与公共的生态自由的平衡和统一,从而也实现个体生态人格内部的和谐,这将是全人类的长久福祉!这一点,难道不是又一个耐人寻思的时间性问题吗?

优秀的文学作品,都是“人在世界中”的生存状态的典型形象的显现。这让人想到海德格尔的人的“此在”的绽出,这“绽出”是曾在、当前和将来的统一,这就是人的存在。上面到章治萍散文诗组章《乌鸦与海》所表现的时间意识的发掘,从生存论的角度而言,揭示的是这样一个真理:时间,便是人的面向自我的精神和情感的根性!马克思有言,“时间是人类发展的空间”,空间,也是人面向他者和世界的精神和情感的生长性!

(作者申文军系山西诗评家章治萍散文诗组章《乌鸦与海》原载《潮州晚报·散文诗月刊》2016年第4期)

作家心语

诗人与这个时代的隔膜

□ 张泽雄

诗歌是诗人的内心生活,是诗人内心纠集的悲悯、怜悯、不安和黑暗。诗歌的光芒来自诗人的内心品质,来自诗人内心的温度和坡度。诗人只有将内心撕碎或者点燃,只有匍匐,才能让人看到诗歌的冷峻与陡峭、激烈与舒缓,甚至诗歌的秘而不宣。那些高蹈的担当和低处的歌吟,都应发于诗人的肺腑。

写诗是一个人的内心旅程,诗歌是诗人内心的事业。当然,内心不是孤立的、隔膜。它需要与现实的介入和关照,需要体现时代赋予的精神气质。通过内心的提炼,事物会变得温暖,诗歌自然会从生活真实的炊烟中获得精神慰藉。诗人经过内心的审视和时代生活的洗礼,诗歌更加宽容、更具力度。

诗人应该始终保持自己内心的悲悯与干净,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不要被世俗污染,努力寻找自己与时代精神的契合度,当然,更多的时候,可能被这个时代遮蔽或格格不入。

体现时代精神,并不是那些肤浅的赞美、廉价的颂词,它应有更深入的真理和真相的揭示。我的写作,我写武当山,写汉水,写十堰,写家乡,包括现在写闽南,都是一种来自内心的逼迫,都是人文精神和生活现实本身力量的推动。情不自禁时依然会写下我的赞美,即便是赞美,我早已摒弃了肤浅的抒情,生活的本相让我习惯于叙事。我愿意把自己的内心交给挖掘机、脚手架、泥瓦匠,交给嘈杂、尘土、汗渍,交给卑微和苦难,也愿意交给空阔的山野。

自然生长与水到渠成,不仅仅存在于诗歌技术,也是一个人长期形成的诗歌观念,生硬的拔高不如原貌呈现。鲁奖诗人娜夜有一段话,很契合我——

我的写作从来只遵从我的内心,如果它正好契合了什么,那是天意。诗,无论参与了什么,都不能因此降低艺术水准,否则,就是对诗的伤害和利用。时间才是终审评委,荣誉,是一次重要的提醒;也因此,你写作的尺度又一次升高了。必须去掉多余的脂肪、赘肉,必须懂得节制的力量。每个诗人都有自己的局限和需要解决的问题,我对自己的写作从未充满信心,也不知道下首在哪儿。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寻找自己声音的哑孩子,每一个诗人都是。芭雷的足尖给我灵感,乞丐和小丑同样给出词语。时光流逝,一些词语在我的生活里已经消失了。另一些正待去经历、体验……

让每一首诗都能摸到自己的脉搏与心跳,也能捕捉到时代生活的侧影,尽管这样很难,或者根本做不到,但它不影响我们进一步的思考与努力。

读书笔记

让音乐“住”进文学里

——读《文学或者音乐》有感

□ 何丽婷

《文学或者音乐》是余华的文学、音乐鉴赏合集,作为一名资深古典音乐爱好者,余华在合集中阐述了音乐作品与文学作品在叙述上的共通之处。全书最触动我的,是余华将文学的思想与音乐的情感这两种不同领域的艺术形式融会贯通,激荡出文学与音乐之间的原动力,让人赏心悦目。

余华善于抓住音乐的灵感,为自己的文学赋能。作曲和写作都需要灵感,它可能是一闪而过,也可能是构思许久的“陈放”。在《文学或者音乐》中,余华描述马勒出席朋友的追悼会时沉静的环境与肃穆的演唱,激发了他“陈放”许久的灵感,于是创作出了《第二交响曲》。

无独有偶,余华在创作《活着》时,其创作灵感就是源于美国民歌《老黑奴》,他在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民歌后,灵感顿现,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音乐的乐感激发了余华的想象力,让他能够将观察和思辨构建组合,找到合适的切口释放灵感,生动的作品也因此诞生。

余华善于借鉴乐曲中的高潮,令故事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他在《许三观卖血记》《在细雨中呼喊》等作品中,大量地采用重复叙述的方式,让读者情绪不断堆叠,形成了一种层层推高的叙述效果。这与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高潮部分十分相

似,作曲家将叙述之弦绷紧,随后又释放,乐曲重复叙述,让人心情沉重,但当高潮最终来到时,一瞬间又让人不知所措。艺术是共通的,借鉴音乐的节奏感,能让文章也拥有如音乐般的律动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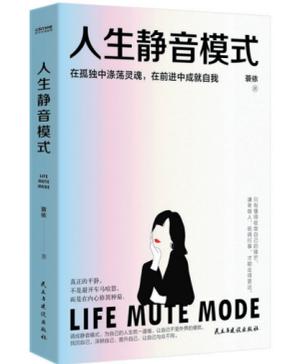
余华善于捕捉乐曲的情感,将情感的力量延伸至文学,让作品有深度、浓度和重量。情感有很多种表达方式,让人感动的、让人伤感的或者让人喜悦的方式,都是有力量。在交响曲《悲怆》中,余华深刻地感受到柴可夫斯基传递的痛苦绝望的情感力量,这不是他作曲时运用的技巧,而是作曲家想通过音乐让所有人听见他“生命的声音”。正如

书中所说:在艺术里面,情感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它就像是海底的暗流一样,而技巧、思想和信仰等,都是海面的波涛,波涛汹涌的程度是由暗流来决定的。所有打动人的艺术不在于炫技,而在于内里的情感,创作者的情感越靠近真实,作品就越打动人。音乐如此,文学亦如此。

余华说:“音乐影响了我的写作”。和文学作品中纯净、精致的叙述特色一样,余华对于音乐的理解也是细腻的,他指引我们聆听世界各地音乐大师的作品,寻觅音乐圣杰纯粹而丰富的心灵,破解文学和音乐的“通感”之美,也让音乐“住”进文学里。

将人生调至静音模式

□ 张晨



30岁,仿佛是一个巨大的十字路口。我们站在这里,青涩已退,老成未至,却要面临结婚生子、事业转型等人生中诸多挑战。对于该放弃什么,又该坚持什么,我常常感到茫然和无措,直到我遇见了这本书——《人生静音模式》。

模式的。

《人生静音模式》是90后青年作家张晨又一部温暖且充满力量的作品。作为30岁的独立女性,她同样处在步入婚姻、辞职创业等一系列人生模式的转变之中。作者用细腻而睿智的笔触,将自己一路走来,从农村到城市,从求学到创业的故事凝结成70篇文章;以独特的女性视角,从日常琐事、人际交往中咄咄出生活真谛。她用自己的真实经历告诉我们:面对外界的干扰,为自己筑一道墙,将人生调至静音模式,才能听到内心的声音,看清现象的本质,掌控人生的方向。

书中有一个场景令我印象深刻:在作者创业的初期,一位著名出版人在了解到她当时正在做的事情后,对她说:“现实很残酷,光有理想不行”。这句话之所以触动我,是因为我从小到大也听过很多类似的“劝慰”或“告诫”,但让我为之振奋的是,张晨说:“我想,说出这句话的人一定也和我一样受到过

社会的残酷毒打,只是我们不一样的:他接受了它,并且为自己找到了一套自圆其说的逻辑;而我也接受了‘现实很残酷’,更接受了‘有梦想可以走很远’。”现在的张晨,正如她期待的那样,在奔向理想的路上越走越远,现实依旧残酷,可那又怎么样呢,不试试怎么知道!我想这份笃定,正是源于她屏蔽掉了外界的干扰,从而听到了自己内心的声音,那个声音在说:“我心中有一片高地要爬,作为在山脚下徘徊的人,我不能骗自己说:我不想去山顶。”

外界的嘈杂,有坏的,当然也有好的。比如,作者经常收到读者留言:张晨,看到你逆袭之后的样子,很为你开心。这当然是好话,但我们有时也会被“好话”冲昏头脑,从而看不清现象之下的本质。本质就是这世上根本没有“逆袭”这件事,成功的人一直在成功,失败的人一直在失败。与其相信逆袭,不如踏实地做好每一件事,真实

地面对每一个问题。张晨说:“我们需要认真对待每一件事,因为一件事的态度一旦‘传染’,一切事情也就有了样子。”拥有看破本质的清醒,才能从容地掌控人生。

而这一切,都是从让我们的世界“静”下来开始的。如何才能静下来?书中给出了答案:“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内心修篱种菊。在内心修篱种菊,并不需要大动干戈,也许就是一次叩动心扉的阅读,一场酣畅淋漓的对话,一杯小火慢煮的红酒,一次冲破临界点的跑步……”书中,作者用实际行动让我们看到:学会接受生活的滋养,生活便处处可见南山。

面对生活的困惑和世间的纷扰,《人生静音模式》告诉我们:“静下来吧!”将心调至静音模式,是成就自我的决心,也是尊重自己内心标尺的开始。静下来,你就会发现,世界在变小,而你在变大,美好的人生正在悄然开始。

在尘埃里绽放

□ 陈涓

站在那里大声嘟囔其中一个女邻居,好像是在模仿那夫妻俩,所有人笑得前仰后合。谁想到,这时的外婆,独自住在塌了半边天的破旧老屋里。外婆对生活的乐观,冲淡了生活的苦味,成为她对抗生活中各种无奈的武器。

外婆不仅乐观还特别善良,这份善良惠及身边万物。李娟喜欢带东西回家,当带回来的小兔子死的时候,外婆对她说:“以后再也不要买这些东西回来了,死了可疼得很……”;当咬破衣服的没尾小耗子狠狠被骂,一只只都下畏缩了。外婆就急忙带着小耗子们去外

面散心,让它们感受无边的青草和天地,当它们在草丛里试探着拱一株草茎时,外婆就拄杖站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外婆对万物的良善之心,揉碎了生活的艰辛,成为她对抗阿勒泰艰苦生活的盾牌。

外婆更是坚韧的,即使在面对苦难时,也没有低头。李娟在书中提到,她们祖上几乎每一辈人都会出一个嗜赌成性的败家子。不幸的是,外公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赌博,外公变卖了破草屋里的没尾小耗子狠狠被骂,一只只都下畏缩了。外婆就急忙带着小耗子们去外

《我的阿勒泰》是李娟的散文集,书中作者记录了在新疆阿勒泰地区细碎坚韧的生活点滴。书中活得格外通透的高龄外婆让我尤为佩服。她乐观、善良、坚韧,即便只是微小的一粒尘埃,也让生命开出了最绚丽的花。

高龄外婆可爱且调皮,乐观的心态已融入她生活的点滴。她的招牌动作是吐舌头。打碎了糖罐子,就换一个一模一样摆着,直到你问她:“糖为什么突然少了半罐子?”她就吐吐舌头,笑眯眯地坦白。她还特爱捣乱,在和邻居们说笑,看到一对夫妻吵架,她就手持长长的竹竿,